

論故宮所藏色墨

吳誦芬

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過，古代的墨可不一定只有黑色的！目前可見的色墨，比較常見的有紅、綠、藍、白、黃等五種正色，較為少見的還有棕、紫、粉紅、橙、淺黃、黃綠、藍綠等其他顏色。（圖一）

用途與製法

除了黑墨，其他色墨中最常用的，該算是用於更改或批示文書的紅色硃墨。（圖二）過去皇帝批改奏章用朱筆，文人儒士也用朱筆圈點文稿校讎書籍。直到現在，老師也用硃墨畫圈嘉勉學生的書法作業。中國古代以朱紅書寫文字的由來甚早，《越絕書》即載，春秋時代越王「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

但提到黑墨做法的資料很多，從選料燒煙、合膠攪羅等工序，到添加麝香、龍腦、冰片、熊膽、珍珠粉等藥材的

份量都有詳盡記述，談論硃墨做法的文獻卻寥寥可數。北宋（九六〇—一二二七）蘇易簡《文房四譜·墨譜》卷五載：「造朱墨法：上好朱砂細研飛過，好朱紅亦可，以椀皮水煎膠清浸一七日，傾去膠清於日色中漸漸澆之，乾溼得所，和如墨挺：」（註一）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高濂《遵生八牋·卷十五》的硃墨製法是：「：用好辰砂一兩三，紅硃二兩，用秦皮水煮膠，清浸七日夜，傾去膠之清水，於日色漸漸曬至乾溼得所，以墨印印之，

研中研用甚佳。」以上二則硃墨製法的加膠比例不明，而清（一六四四—一九一一）人蒲松齡（一六四〇—一七一五）《家政內編》的硃墨做法，則未交代色料成分：「朱墨，秦皮、梔子、皂角各一分，巴豆一粒去皮、廣東黃明膠半兩，同煎汁，和好銀朱入模。」（註三）文獻中記載硃墨製法最為仔細的，大概只有清聖祖康熙年



圖一 清乾隆御詠名華詩十色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間（一六六二—一七二二）成立的清宮製墨專門機關，內務府御書處墨作所列《內務府墨作則例》^{〔註三〕}的硃墨製法：「…做硃墨一料用硃砂一觔，廣膠六兩，冰片三錢，飛金十張，棉子一錢，白布二尺，炭十觔，煤五十觔，每料得硃墨十九錠，每錠重五錢五分，共重十兩四錢五分。」詳盡記載了所有材料、消耗性用具，膠、色份量，甚至成品的數量。

而魏晉南北朝時已經出現的黃墨，則與「信口雌黃」這句成語的來歷頗有相關。古人用雌黃（ As_2S_3 ）硫化二砷（硃）研細加膠製為黃色墨錠，

用於修改文稿或點校圖書。東魏（五三一—五五〇）武定二年（五四四）後成書的《齊民要術》，載有以雌黃修校書籍的減誤之法：「先于青硬石上水磨雌黃令熟，曝乾，更於磁碗中研令極熟，曝乾，又於磁碗中研令極熟，乃融好膠清和於鐵杵白中熟搗，丸如墨丸，陰乾，以水研而治書，永不剝落。若于碗中和用之者，膠清雖多，久亦剝落。」^{〔註四〕}北宋沈括（一〇三一—一〇九五）《夢溪筆談》也盛讚功能等同立可白修正液的雌黃墨具有遮蓋性佳，又不易脫落的好處：「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雄黃塗之。嘗校改字

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註五〕}使用雌黃硃墨作為文具的習慣一直延續到明代，《大明會典》卷一百七十四仍載：「凡內閣合用筆墨及雌黃硃墨俱於司禮監關給。」直到清代才因使用白紙，方以淡色青田石磨細和膠做成錠子，磨塗紙上，來修正字跡。

傳世明清墨錠還有很多五色、十色的成套彩墨。記載明世宗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末年權臣嚴嵩（一四八〇—一五六七）獲罪抄家所列的財產清冊《天水冰



圖二 清康熙御友硃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山錄》中，光是各樣硃墨，就抄得五千九百三十塊。(註六) 十八世紀清代製墨大家汪近聖的《鑑古齋墨品》是一份類似現代商品目錄的資料，上面清楚記述了「：五色硃墨，每部五十兩；十色硃墨，每部三十兩；：十色硃墨，八卦配十色

圖，每函六兩：」等色墨品目與價錢。(註七) 色墨在晚明時期應該已經可以量產訂購，只是《鑑古齋墨品》明確標出了價格。看來色墨雖然索價昂貴，但仍算尚稱普及的商品。不過，對生活於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來說，這些五彩繽紛的彩

色墨錠到底用途為何？恐怕還是個陌生又令人好奇的問題。色墨除了本身色彩鮮豔，紋飾造型豐富多變，可以作為純粹收藏以為觀賞的文人雅玩以外，從盛裝匣具的標示、墨錠本身的刻文，以及相關文獻記載，可推論出色墨約有以下



圖三 御製西湖名勝圖詩硃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上海博物館藏，清汪節庵製御題西湖十景詩彩硃，引自孟澐，《鑑識古墨》，台北：國家出版社，頁16。



圖五 清御題萬春集慶五色墨（共十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明方于魯金剛法輪五色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明方于魯掃象圖五色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三大用途：

(一) 作畫

台北故宮現藏數以百計的

彩色墨錠中多有匣裝成套者。

根據匣上標名，這些彩色墨錠

當時被稱作「硃錠」、「彩

硃」或「畫錠」，如〈御製西

湖名勝圖詩硃錠〉（圖二）

〈御題西湖十景詩彩硃〉（圖

四）以及〈御題萬春集慶冊五
色畫錠〉，（圖五）從「畫
錠」一名，可推測色墨的製造
與使用與作畫有關。

日本德川美術館〈「色

墨」分析調查結果〉，紅色

墨主要成分為辰砂（ HgS 硫化

汞），橙色墨的成分是鉛丹

（ Pb_3O_4 四氧化三鉛），白色

墨是蛤粉（ $CaCO_3$ 碳酸鈣）與

鉛白（ PbO_2 氧化鉛），黃色
墨是雌黃，綠墨則含氯化銅
（ $CuCl_2$ ），這些都是作畫常

用的礦物性顏料。黑墨以松煙

與膠質為主要成分，色墨則以

礦物研粉極細代替松煙，加膠

模印成形。含膠的色墨使用起

來比不含膠的礦物顏料粉末細

緻又富凝聚力，用法與黑墨相

同，研汁即可使用，色彩鮮明



圖八 明英宗正統四年泥金寫本《如來頂髻尊勝佛母現證儀》扉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清汪近聖天祿琳琅五色墨，引自宇野雪村，《文房清玩（上）硯、墨》東京：平凡社，頁153。

不渙散且不易褪色。不加膠的石青、石綠、硃砂、白粉等礦物顏料粉末，使用時得另外加膠。但因膠質容易腐臭，用後得加開水沏過沉澱出膠，倒出水份方可晾乾收存。而使用色

墨則可省去合膠出膠的功夫。

（二）寫經

台北故宮收藏的〈明方于魯金剛法輪五色墨〉（圖六）與〈明方于魯掃象圖五色

墨〉（圖七），每錠墨上皆印有「大藏寫經之墨」字樣，推測應為抄寫經書之用。雖然尚未確定到底是用於書寫經文還是佛經圖繪，但以符合藏傳佛教五方佛藍、綠、白、紅、黃身色的成錠色墨作畫，則很可能是為了統一色彩，避免選進色料次成色不同，作畫調色因人而異所產生的色差。（圖八）

（三）劃分責任

清代史料中也有為書寫製作色墨的記載。科舉取士為防考官認出考生筆跡，徇私薦卷的舞弊手法，鄉、會試考生用黑墨寫成的考卷，均須以朱筆謄錄，才交給閱卷官批閱。《明史·選舉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謄錄者用朱，謂之朱卷。」《清史稿·選舉志》：「士子用墨，曰墨卷。謄錄用朱，曰朱卷。主考墨筆，同考藍筆：」清代科舉為防舞弊與明責任，科場定有一套嚴明的筆色規定，不



圖十 清胡開文大富貴亦壽考五色墨，引自《北京故宮博物院清朝宮廷文化展》，1989。頁86。

同科場工作人員使用的筆色不同——《清代各部門則例·欽定科場條例》規定：「內外簾筆色：鄉、會試內簾主考官用墨筆，同考官用藍筆，內監試官用紫筆，內收掌及書吏均用藍

筆；外簾知貢舉、監臨官、監試官、提調官、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外收掌官均用紫筆，謄錄書手用硃筆，對讀用赭黃筆；如有誤用者，照例議處。：內外簾應用黑墨、藍錠、紫錠、銀硃、赭黃等色，俱令承辦之員。詳加檢點。務使堅緻鮮明，不得草率供用。內外簾同考官、知貢舉、監臨、監試、提調四所等官均不得攜墨入闈，以滋弊混。：雍正七年（一七二九）覆准。科場應用謄錄銀硃，向係順天府備辦，書寫濃淡不一，應行令順天府，嗣後鄉會場供應銀硃。務令做成錠子，俾得書寫均勻。可無模糊之虞。」一張經過各關點收批改完成的謄錄卷上，應有紅黑黃藍紫等色，若是色彩濃淡不均或顯色有異，不但看起來雜亂，也讓意圖舞弊者有搞鬼的機會。因此朝廷禁止試務人員帶墨進場，並令專人點檢置辦考場專用的各色墨錠。

再者，清代司法單位為

表重視人命，慎用刑罰，也採不同筆色批閱死刑罪犯口供紀錄。《清史稿·刑法志》：「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刑部左侍郎黨崇雅奏言，：刑獄重犯，自大逆、大盜決不待時外，餘俱監候處決。：未嘗一麗死刑輒棄於市：刑部各司，自歲首將各省截止期前題准之案，分類編冊，發交司員看詳。初看藍筆勾改，覆看用紫，：一一詳加斟酌，而後呈堂核閱。」此處藍筆紫筆使用的也很可能是製作成錠的藍、紫色色墨。此外，明清皇帝以朱筆親自批閱的奏摺稱為朱批，而在某些皇帝不能理政的特殊情況下，大臣則用藍筆藍批替皇帝代班。藍批在明代由內閣作出，在清代則由軍機作出。《清代各部門則例·九卿議定物料價值》乾隆朝顏料項下載明：「銀朱錠每兩舊例銀壹錢肆分，今核定銀參分伍釐。徽墨每觔舊例銀壹兩陸錢，今核定銀陸錢。藍墨每觔舊例銀參錢捌分，今核定銀參



圖十二 明萬曆龍香御墨（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明成化龍香御墨（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明隆慶龍香御墨（飛龍搶珠紋暗紅色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明隆慶龍香御墨（雙龍紋硃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明隆慶龍香御墨（墨綠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明隆慶龍香御墨（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錢肆分二釐：」，可見當時書寫用墨確實不止黑色一種，從吏部科舉取士、刑部慎殺量刑，以及臣下代皇帝批閱奏章

等文書業務，都有用到各色彩墨的場合。

現存色墨名品與院藏色墨

歷代製墨名家中，明代的方于魯（？—一六〇八）、吳叔大、俞瑞生、程公瑜、程鳳池；清代的汪近聖（圖九）、



圖十七 明隆慶龍香御墨（龍紋如意式綠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汪節庵（約活動於十八世紀中到十九世紀初）（圖四），以及製墨名店胡開文（圖十）等都有色墨作品傳世。

由於兩岸故宮的舊藏主要來自明清宮廷，所藏色墨多半為宮廷自製，或聘民間製墨名家技術指導，大致可作為明清宮廷色墨喜尚的代表。在此以台北故宮收藏的明代色墨為例，略分為四大系列：

（一）龍香御墨

明代彩色墨錠以「龍香御墨」佔最大宗，此類特色是漱金龍紋與陰文楷書「龍香御墨」和「大明某某年製」年款。共有宣宗宣德（一四二六—一四三五）款、憲宗成化（一四六五—一四八七）款（圖十一）、穆宗隆慶（一五六七—一五七二）款，與神宗萬曆款（一五七三—一六二〇）（圖十二）等。其中以隆慶款墨存量與色彩種類最豐富，共有白、黃、褐、紫、暗紅與各種



圖十八 明 赤玉硃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深淺綠色等色，形狀除了常見的圓錠（圖十三）、方錠（圖十四）、橢圓錠與長條錠以外，還有製成馬蹄銀錠狀（圖十五）、亞字形錠（圖十六）、與如意雲形錠（圖十七）等特殊造型。

（二）方于魯監製

明代彩色墨錠的第二大類型是方于魯監製系列（圖七）、（圖八），多為成套的五色圓形彩墨，特色是印有「方于魯監製」名款，並泰半註有楷書或篆書「大藏寫經之墨」字樣，是隆慶、萬曆年間彩墨的另一大宗。

（三）赤玉硃墨

第三種赤玉硃墨系列，都是橢圓形紅色墨錠，雙面均飾金色雙龍紋，一面有雙方框的金地陽文篆字「赤玉」字樣，另一面有同式年款，共有隆慶、萬曆，以及明熹宗天啟（一六二一—一六二七）等年款。（圖十八）



圖二一 明嘉靖玄信綠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四類的圓首長方篆字墨為數較少，特徵是形狀皆為圓首長方形條狀墨，墨上模印筆畫甚粗的陰文篆字，台北故宮的藍綠色（明成化玄霞飛碧條墨）（圖十九）與北京故宮藏紫色（明成化舒霞飛碧條墨）（圖二十）皆屬此例，此外本院收藏之中，還有印有嘉靖年款的（明嘉靖玄信綠墨）（圖二一）以及印有在位僅一年仁宗年號洪熙（一四二五）

（四）圓首長方篆字墨



圖十九 明成化玄霞飛碧條墨（藍綠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明成化舒霞飛碧條墨（紫色）引自《北京故宮博物院清朝宮廷文化展》頁74。



圖二二 明洪熙德澤萬方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表一 院藏明代色墨的年款與類別

明代皇帝年號	兩岸故宮所藏同年款色墨	當時製墨名家
太祖洪武 (1368-1398)	未見	
惠帝建文 (1399-1402)	未見	
成祖永樂 (1403-1424)	未見	
仁宗洪熙 (1425)	圓首長方篆字墨	方正、邵格之
宣宗宣德 (1426-1435)	龍香御墨	
英宗正統 (1436-1449)	未見	
代宗景泰 (1450-1456)	未見	
英宗天順 (1457-1464)	未見	
憲宗成化 (1465-1487)	龍香御墨、圓首長方篆字墨	
孝宗弘治 (1488-1505)	未見	姓名不詳
武宗正德 (1506-1521)	未見	
世宗嘉靖 (1522-1566)	圓首長方篆字墨	
穆宗隆慶 (1567-1572)	龍香御墨、方于魯監製、赤玉硃墨	
神宗萬曆 (1573-1619)	龍香御墨、方于魯監製、赤玉硃墨	
光宗泰昌 (1620)	未見	
熹宗天啟 (1621-1627)	赤玉硃墨	
思宗崇禎 (1628-1643)	未見	

的〈明洪熙德澤萬方墨〉(圖二二一)。

根據日人宇野雪村整理

的明清年款墨年表，方正、邵格之等明代較有名墨匠的活躍時間，相當於開國第五代皇帝宣宗當政的宣德年間，而憲宗成化朝為宣德後另一製墨高峰，只可惜未見記名作品傳世；而世宗嘉靖年間的製墨名家則以嚴嵩之子嚴世蕃（？—一五六五）的幕友羅小華（羅龍文）聲名最高，此外還有方正的曾孫方泳、方鳳歧、方鳳岡等方氏一族；與羅小華並稱的汪中山一家等等，製墨業漸趨繁盛，為明末隆慶萬曆之後百花紛呈的製墨業奠定先機。

然而色墨畢竟是黑墨以外的製墨別支，故宮收藏明代色墨的製作年代，主要集中在仁宗、宣宗時期，中間隔了英宗（一四三六—一四四九、一四五七—一四六四在位）、代宗（一四五〇—一四五六在位）當政近三十年時間，到了憲宗朝才再見色墨作品；接著孝宗（一四八八—一五〇五在位）、武宗（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在位）時代也未見色墨作品傳世，而世宗以後則代有色墨留存，其中尤以在位僅七年的穆宗隆慶款色墨數量最多。並且墨身印有隆慶、萬曆年間製墨名家方于魯監製字樣的色墨為數甚眾，這或許意味著，晚明穆宗、神宗當政期間是宮廷御用色墨製作的高峰，與製墨史上明世宗嘉靖年間以來製墨名家輩出，迭見佳作的情况亦相符合。（表一）



圖二三 清光緒萬年紅硃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照核減冰片二兩：」清代曾改製舊藏黑墨、硃墨，也許明代硃墨就這樣成了清代的再和硃墨。硃墨是皇帝理政的必備文具，但明武宗以後的君主往往深居內殿不親政事，對硃墨的需求與製作量自然較少；而清代皇帝治國理政皆以朱批親裁

奏摺。台北故宮所藏清代硃墨最早的是康熙時代的作品（圖二），最晚的則是德宗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安徽巡府恩銘所進的萬年紅硃墨（圖二三）。其中以高宗乾隆時期（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的硃墨產品最多，形制也最多樣。



圖二四 御製詠花詩五彩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而其他顏色的清代色墨則多為成套的五色、十色集錦墨，代表作有清乾隆御詠名華詩十色墨（圖一）、乾隆御製西湖名勝圖詩十色墨（圖三、圖四），一套十件「嘉慶己巳年製」（一八〇九）邊款的清仁宗御製萬春集慶詩集冊紅黃白綠藍五色墨（圖五），以及一套二十五塊時代不詳的〈御製詠花詩五彩墨〉。（圖二四）

然而，台北故宮所藏清代色墨的型制色彩都較明代規矩少變化。大抵康熙年間的硃墨刻紋較淺，並仍保有些許明代模印線條圓潤流暢的遺風（圖二）；以後的色墨則構圖變長，視點拉遠，景物變多，較明代缺乏立體感，突顯輪廓，層次高下分明，紋刻較深，邊角銳利。形狀則好尚平扁，與明代的弧形流線做法不同；花飾細緻繁複，較顯制式刻板。清代成套色墨最常做成長方錠，上印整幅花卉或山水畫作，圖畫題材從西湖十

景、十二月令花卉（圖一）、（圖二四），到以宮廷畫家董誥（一七四〇—一八一八）《清董誥萬春集慶 冊》山水畫為藍本的都有（圖五）。形狀上變化最大的大概只有圖四、圖五的西湖十景系列套墨。而且由於清高宗喜歡題寫御製詩文，在製墨上造成的影響，就是墨身經常為突顯「御製詩文」，採用邊框起稜的樣子，並在中央留取大塊空間給模印規整的填金楷書「御製詩

文」，少了明代彩墨那種帶著點俗勁的創新與活力。

總體來說，明代算是製作色墨的高潮，無論用色、形狀，都比清代精采多樣，而清代色墨雖然較明代製品紋飾繁複，但整體上卻漸趨形式化作風，明代色墨那種百花齊放令人目不暇給的熱鬧高潮，就此漸漸走向刻板的定例式平淡了。

作者為本院書畫處研究助理

註釋：

1. 見桑行之等編《說墨》，頁36。
2. （清）蒲松齡，《聊齋文集》，卷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 見《說墨》，頁59。
4. （東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三，頁6。《筆記小說大觀》，第五編，第二冊，台北：新興書局，1974。
5. （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頁3。《筆記小說大觀》第十編，第一冊，台北：新興書局，1975。
6. 天水冰山錄》，頁251。收於《筆記小說大觀》第六編，第六冊，台北：新興書局，1975。
7. 見《說墨》，頁254。

參考文獻：

1. 《故宮文具選萃》，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2. 孟溼，《鑑識古墨》，台北：國家出版社，2004。
3. 桑行之等編，《說墨》，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
4. （明）高濂，《遵生八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5. 《清代各部院則例》，香港九龍：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2004。
6. 《德川美術館藏古墨》，京都：德川美術館，1991。
7. 宇野雪村，《文房清玩（上）硯、墨》東京：平凡社，1986。
8. 宇野雪村，《古墨》東京：木耳社，1977。
9. 《北京故宮博物院清朝宮廷文化展》，1989。